



美冠
纯美阅读读书系

城南旧事

chengnan
jiu shi



林海音著

〔经典彩绘本〕

JingDianCaiHuiBen

{林海音专集}
美冠纯美阅读

让震撼心灵的华彩美文，滋养我们的精神生命！

这触动灵魂的优美文字，

源自文学大师的心灵深处，

在岁月的长河里，如宝石般熠熠生辉，陪伴着我们一路远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南旧事：林海音专集 / 林海音著. —北京：同心出版社，
2010.1

(美冠纯美阅读书系)

ISBN 978-7-80716-9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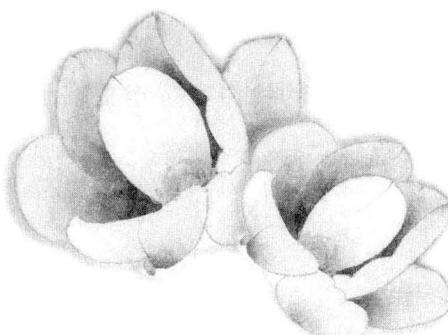
I . ①城… II . ①林… III .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 ①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90131号

美冠纯美阅读

城 南 旧 事

〔林海
音专
集〕



原著 林海音
策划 安洪民
绘画 学享安息
责任编辑 宛振文
项目编辑 李 朵
装帧设计 王 娟

出版	同心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 6 号楼 303
邮编	100010
发行电话	(010)88356858 88356856
总编室	(010)65252135
E-mail	txcbszbs@bjd.com.cn
印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11 年 4 月第 5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2
字数	75 千字
定价	19.80 元

美冠纯美阅读

城|南|旧|事|

JingNanJiShi
LingDianXinHuiBen

林海音·著

《城南旧事》代序

林海音

差不多十年前了，我写过一篇题名《忆儿时》的小稿，现在把它抄录在这里：

我的生活兴趣极广泛，也极平凡。我喜欢热闹，怕寂寞，从小就爱往人群里钻。

记得小时在北平的夏天晚上，搬个小板凳挤在大人群里听鬼故事，越听越怕，越怕越要听。猛一回头，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盆里，小猫正在捉壁虎，不禁吓得呀呀乱叫。但是把板凳往前挪挪，仍是怂恿（sǒng yǒng）着大人讲下去。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的”，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也是在夏季，每天晚饭后，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用晚香玉串成美丽的大花篮，一根长竹竿上挂着五六只，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晚上满室生香。再过一会儿，“换电灯泡儿的”又过来了。他背着匣子，里面全是些新新旧旧的灯泡，贴几个钱，拿家里断了丝的跟他换新的。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他拿了旧灯泡去做什么用。然后，我最盼望的“唱话匣子的”来了，背着“话匣子”（后来改叫留声机，现在要说电唱机了），提着胜利公司商标上狗听留声机的那种大喇叭。我便飞跑进

家，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母亲被搅不过，总会依了我。只要母亲一答应，我又拔脚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喊：

“唱话匣子的！别走！别走！”

其实那个唱话匣子的看见我跑进家去，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不得到结果，他是不会走掉的。讲价钱的时候，门口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便会挨挨蹭蹭地跟进来，北平话叫做“听蹭儿”。我有时大大方方地全让他们进来，有时讨厌哪一个便推他出去，把大门“砰”的一关，好不威风！

唱话匣子的人把那大喇叭按在话匣子上，然后装上百代公司的唱片。片子转动了，先是那两句开场白：“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宇宙锋”，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磨擦出吱吱扭扭的声音，吱吱啦啦地唱起来了，有时像猫叫，有时像破锣。如果碰到新到的唱片，还要加价呢！不过因为熟主顾，最后总会饶上一张“洋人大笑”，还没唱呢，大家就笑起来了！等到真正洋人大笑时，大伙儿更笑得凶，乱哄哄地演出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母亲时代的儿童教育和我们现代不同，比如妈妈那时候交给老妈子一块钱，（多么有用的一块钱！）叫她带我们小孩子到“城南游艺园”去，便可以消磨一整天和一整晚。没有人说这是不合理的。因为那时候的母亲并不注重“不要带儿童到公共场所”的教条。

那时候的老妈子也真够厉害，进了游艺园就得由她安排。她爱看张笑影的文明戏《锯碗丁》、《春阿氏》，我就不能到大戏场里听雪艳琴的《梅玉配》。后来去熟了，胆子也大了，便找个题目——要两大枚（两个铜板）上厕所，溜出来到各处乱闯。看穿燕尾服的

序言：

变戏法儿，看扎着长辫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郑小秋的《空谷兰》。大戏场里，男女分座（包厢例外），有时观众在给“扔手巾把儿的”叫好，摆瓜子碟儿的、卖玉兰花儿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来穿去，吵吵闹闹，有时或许赶上一位发脾气的观众老爷飞茶壶。戏台上这边贴着戏报子，那边贴着“奉厅谕：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儿痒痒，非喊两声“好”不过瘾。

大戏总是最后散场，已经夜半，雇洋车回家，刚上车就睡着了。我不明白那时候的大人是什么心理，已经十二点多了，还不许人睡，坐在她们（母亲或老妈子）的身上，打着瞌睡，她们却时时搬动你说：“别睡！快到家了！”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不许困得要命的小孩睡觉，母亲说，一则怕招凉，再则怕睡得魂儿回不了家。

多少年后，城南游艺园改建了屠宰场，城南的繁华早已随着首都的南迁而没落了，偶然从那里经过，便有不胜今昔之感。这并非是眷恋昔日的热闹生活，那时的社会习俗并不值得一提，只是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在童年经历的。那是真正的欢乐，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欢乐。

1951年7月28日

我记得写上面这段小文的时候，便曾想：为了回忆童年，使之永恒，我何不写些故事，以我的童年为背景呢！于是这几年来，我陆续地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地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

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儿。读者有没有注意，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一直到最后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亲爱的爸爸也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那时我十三岁，开始负起了不是小孩子所该负的责任。如果说一个人一生要分几个段落的话，父亲的死，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段落，我写过一篇《我父》，仍是值得存录在这里的：

写纪念父亲的文章，便要回忆许多童年的事情，因为父亲死去快二十年了，他弃我们姐弟七人而去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在我为文多年间，从来没有一篇专为父亲而写的，因为我知道，如果写到父亲，总不免要触及他离开我们过早的悲痛记忆。

虽然我和父亲相处的年代还比不了和一个朋友更长久，况且那些年代对于我，又都是属于童年的，但我对于父亲的了解和认识极深。他溺爱我，也鞭策我，更有过一些多么不合理的事情表现他的专制，但是我也得原谅他与日俱增的坏脾气和他日渐衰弱的得了肺病的身体。

父亲实在不应当这样早早离开人世，他是一个对工作认真努力，对生活有浓厚兴趣的人。他的生活多么丰富！他生性爱动，几乎无所不好，好像世间有多少做不完的事情等待他来动手，我想他对自己的死是不甘心的。但是促成他的早死，多种的嗜好也有关系：他爱喝酒，快乐地划着拳；他爱打牌，到了周末，我们家总是高朋满座。他是聪明的，什么都下功夫研究。他患肺病以后，对于医药也很有研究，家里有一个五斗柜的抽屉，就跟个小药房似的。但是这

种饮酒熬夜的生活，便可以破坏任何医药的功效。我听母亲说，父亲在日本做生意的时候，常到酒妓馆林立的地方，从黑夜饮到天明，一夜之间喝遍一条街，他太任性了！

母亲的生产率够高，平均三年生两个，有人说我们姊妹多是因为父亲爱花的缘故，这不过是迷信中的巧合。但父亲爱花是真的，我有一个很清楚的记忆，便是父亲常和挑担卖花的讲价钱，最后总是把整担的花全买下。于是父亲动手了，我们也兴奋地忙起来，廊檐下大大小小的花盆都搬出来。盆里栽的花，父亲好像特别喜欢文竹、含羞草、海棠、绣球和菊花。到了秋天，廊檐下、客厅里，摆满了秋菊。

花事最盛是我们住在虎坊桥的时候，院子里有几大盆出色的夹竹桃和石榴，都是经过父亲用心培植的。每年他都亲自给石榴树下麻渣，要臭好几天，但是等到中秋节，结的大石榴都饱满地裂开了嘴。父亲死后的第一年，石榴没结好；第二年，死去好几棵。喜欢附会迷信的人便说，它们随父亲俱去。其实，明明是我们对于剪枝、施肥没有尽到父亲那样勤劳的缘故。

父亲的脾气尽管有时暴躁，他却有更多的优点，他负责任地工作，努力求生存，热心助人，不吝金钱。我们每一个孩子他都疼爱，我常常想，既然如此，他就应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使生命得以延长，看子女茁长成人，该是最快乐的事。但是好动的父亲却不肯好好地养病。他既死不瞑目，我们也因为父亲的死，童年美梦顿然破碎。

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我们

美
冠
纯
美
阅
读

努力渡过难关，羞于向人伸出求援的手。每一个进步，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以受人怜悯为耻。我也不喜欢受人恩惠，因为报答是负担。父亲的死给我造成这一串倔强，细细想来，这些性格又何尝不是承受于我那好强的父亲呢！

1951年8月8日

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住在城之南——旧日京华的所在地。父亲好动到爱搬家的程度，绿衣的邮差是报告哪里有好房的主要人物。我们住过的椿树胡同、新帘子胡同、虎坊桥、梁家园，尽是城南风光。

收集在这里的几篇故事，是有连贯性的，读者们别问我哪是真是假，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愚昧（dī）而神圣吗？

1960年7月

林海音专集

城南旧事

- 惠安馆 12
我们看海去 91
兰姨娘 127
驴打滚儿 155
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176
冬阳·童年·骆驼队 188



美
冠
纯
美
阅
读

城南旧事

CHENG NAN OLD STORIES

林海音文集

导语：

《城南旧事》

《城南旧事》是台湾女性文学的开山人——林海音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以童年在北京的生活为素材而创作的经典“怀乡”作品，也是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

上世纪50年代，林海音陆续创作了回忆童年的短篇小说《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和《爸爸的花儿落了》。五篇小说的故事各自独立，但在时空、人物、叙述风格上连贯，组成了系列。1960年，这五篇小说冠《城南旧事》为书名结集出版。20年后，《城南旧事》被大陆引进，搬上了大银幕，并荣获多项大奖，从此誉满天下。

《城南旧事》是一部带有强烈自传色彩和怀旧情调的小说，以作者七岁到十三岁在北京城南的生活为背景而创作。在这部经典之作中，林海音成功地运用了儿童的视角进行故事叙述——借英子的眼睛，描绘了一幅北京的风景人情画卷。同时，也表达出作者本人对人生和生命体验的多重感受。在作品中，作家将英子眼中北京南城的风光融入到字里行间，在展现真实热闹的市民生活之余，架设了一个明晰的时空背景，呈现着成人世界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道尽了人世间复杂的情感和真实的人性。作者曾著文说过，《城南旧事》“是用儿童的口吻，写出一个儿童在小学六年成长期间所看见的成人世界”，“我是以愚昧童心的眼光写些记忆深刻的人物和故事”。

小说《城南旧事》跨越了时代，跨越了政治，以委婉温馨的笔触去描写人性和人类的命运，因而得到了社会一致的认可。通过小说，读者可以窥见时代风云。因此，林海音的作品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对台湾文坛也有一定的影响。

《城南旧事》曾入选《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是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高中语文新课标必读书。2000年，又被评为中国“百年百种佳作”，曾被译成英文、日文、德文、法文及意大利文等出版。

惠安馆

导读：

《城南旧事》中的诸篇在1957—1959年之间陆续完成，《惠安馆》是最早完成的一篇。

《惠安馆》作为《城南旧事》的开篇之作，从风格上奠定了全书纯净自然、温馨而又略带惆怅的基调。在优美的散文式的小说语言的溪流中，交织出一明一暗两条行文线索，即人人避之不及的“疯”女人秀贞的故事和被养父母虐待的小女孩妞儿的故事，通过叙事主人公小英子将其串联到一起，构筑成这篇意境隽永的佳作。

小说从小英子的视角出发，表述了儿童眼中成人世界的悲欢离合及孩子特别的感受。比如，在成人眼中，秀贞是个疯女人，但在英子看来，和秀贞玩过家家“真有意思”，可以和她成为朋友。在英子童稚的双眼中，生活是新奇的、充满乐趣的，少有人间的凄苦。但是，残酷的现实对她单纯内心冲击力却是如此巨大，让她备受哀伤。这种冲突突出表现了一个六七岁小女孩的童真和稚拙，让全文充满淡淡的哀愁、浓浓的追思。

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照到三屉桌上，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我醒了，还躺在床上，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小小的尘埃。宋妈过来掸窗台，掸桌子，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飞舞得更热闹了，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

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格格地响，我想骂她，但她倒先说话了：

“还没睡够哪！”说着，她把我的被大掀开来。我穿着绒裤褂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她强迫我起来，给我穿衣服。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都是新做的；棉裤筒多可笑，可以直立放在那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

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倾着身子，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她就用篦（bì）子^①篦呀篦呀的，炉子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天气冷，油凝住了，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搽。

窗外很明亮，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我在想，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

妈妈还说不好北京话，她正在告诉宋妈，今天买什么菜。

^①篦子：旧时一种比梳子密的梳头用具。



妈不会说“买一斤猪肉，不要太肥”，她说：“买一斤租漏，不要太回。”

妈妈梳完了头，用她的油手抹在我的头发上，也给我梳了两条辫子。我看宋妈提着篮子要出去了，连忙喊住她：

“宋妈，我跟你去买菜。”

宋妈说：“你不怕惠难馆的疯子？”

宋妈是顺义县人，她说不好北京话，她说成“惠难馆”，妈说成“灰娃馆”，爸说成“飞安馆”，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惠安馆”，到底哪一个对，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怕惠安馆的疯子？她昨天还冲我笑呢！她那一笑真有意思，要不是妈紧紧拉我的手，我就会走过去看她，跟她说话了。

惠安馆在我们这条胡同的最前一家，三层石台阶上去，就是两扇大黑门凹进去，门上横着一块匾，路过的时候爸教我念过：“飞安会馆”。爸说里面住的都是从“飞安”那个地方来的学生，像叔叔一样，在大学里念书。

“也在北京大学？”我问爸爸。

“北京的大学多着呢，还有清华大学呀，燕京大学呀。”

“可以不可以到飞安——不，惠安馆里找叔叔们玩一玩？”

“做唔得！做唔得！”我知道，我无论要求什么事，爸爸归要拿这句客家话来拒绝我。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迈上那三层台阶，走进那黑洞洞的大门里去的。



惠安馆的疯子我看见过好几次了，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宋妈或者妈就赶快捏紧我的手，轻轻说：“疯子！”我们就擦着墙边走过去。我如果要回头再张望一下，她们就用力拉我的胳膊制止我。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她总是倚着门墙站着，看来看去往往过路的人。

是昨天，我跟着妈妈到骡马市的佛照楼去买东西。妈是去买搽脸的鸭蛋粉^②，我呢，就是爱吃那里的八珍梅。我们从骡马市大街回来，穿过魏染胡同、西草厂，到了椿树胡同

^② 鸭蛋粉：一种化妆品，是旧时富贵人家的美容用品，因包装盒形似鸭蛋而得名。